

倾听大千世界的心灵回响 叙写深入现实的丰厚长卷

► 10版·2021年度长篇小说盘点评述

和平饭店:标志近代上海建筑 全面走向装饰艺术风格

► 11版·建筑可阅读

大观小器: 《红楼梦》中的艺术品

► 12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央视总台出品首部故事片《跨过鸭绿江》 信史笔法中的战略格局与英雄主义情怀

赵彤

观点提要

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在同题不同媒介的转换中，分别有强调的意义所在。电影《跨过鸭绿江》所强调的是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观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格局和战争意义；并以此激励我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电影《跨过鸭绿江》连同此前上映的《长津湖》《金刚川》，使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主题电影创作，形成了一个各有侧重、相得益彰的完整体系，从不同层面为多层次的电影观众，提供了进入、体会和把握抗美援朝战争所蕴含的重大历史、重大决策、巨大牺牲、伟大胜利的多重信义。

从电视剧到电影同题转换中，因为电视剧和电影受众群体和层面是不重合的，因而这种转换的创作目的就不是重复，而是力求延伸。更重要的是，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在同题不同媒介的转换中，分别有强调的意义所在。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早在孙武子那时那里，对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战争是复杂的，讲述战争故事的文艺创作也各有切入方式。

如果说，《金刚川》是从战斗规模来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城反击战一隅的故事，《长津湖》是从战役规模切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故事。那么，电影《跨过鸭绿江》就是从战略视角来统摄抗美援朝整个战争进程的作品。

从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到电影《跨过鸭绿江》，假如说是一种“语义复述”的

话；那么，本片所强调的就是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观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总体格局和战争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立意，较好地体现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战略判断，并以战略观为主要视角，由此将战备、战役、战术、战斗、战将、战士、战壕、战旗凝聚在一起。

因为本片选取了战略观的叙事视角，所以选择以彭德怀司令员为视角人物是最合适的。彭德怀形象可以贯穿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漫长历程，可以贯通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战场纵深与战役纵横，可以关联起从中南海到入朝各兵团、各军师，并由此延伸至各阵地的建制系统。

因而，观众在本片中看到的角色体系是非常宏大的，这个角色体系从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员、梁兴初、曾泽生、傅崇碧军长、到邓岳、蔡长元等师长，范天恩、郑瑞等团长，杨根思等连长，孙占元等排长，胡修道、黄继光等战士。同时，尽管影片体量有限，还是将抗



▲电影《跨过鸭绿江》较好地体现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判断，并以战略观为主要视角，由此将战备、战役、战术、战斗、战将、战士、战壕、战旗凝聚在一起。图为电影《跨过鸭绿江》海报

美援朝战争期间，诸次战役，诸多重大战事、诸多感人的场面和顷刻，纳入片中，言简意赅地予以精炼呈现。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叙事，可谓简而体大，笔略而虑周。同时，这部作品的实录笔法尤为值得肯定。

自1956年《上甘岭》出品以来，在抗美援朝专题影片创作中，以“实名制”来塑造角色，《跨过鸭绿江》是笔者所见的唯一一部。

《上甘岭》中的张忠发，《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王芳，《打击侵略者》中的丁大勇，乃至《金刚川》里的张飞，《长津湖》中的伍千里、伍万里等角色，在人物塑造上，都是由原型人物加以改编以虚构姓

名入戏的。同时，敌方角色姓名、性格也尽多虚构。在《跨过鸭绿江》里，虽我方详而敌方略，但双方出场角色的身份字幕条不绝如缕，历历在目。

另一方面，在战争场面的营造上，《跨过鸭绿江》在战争场景的营造上，遵从纪实风格的呈现，而不追求戏剧效果最大化的渲染。而在对敌方的战争意志、战略、战术和战果的描述上，《跨过鸭绿江》没有加以“矮化”处理。如，砥平里一战，志愿军受挫，非惟情报不准，而在敌军火力强大，且战斗意志未衰。尤其是本片对李奇微形象的塑造，把他久经战阵、知兵入微、扬长避短的军事才能写得得厚厚实。

塑造强劲敌手，既是《跨过鸭绿江》叙事的实笔所在，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克强敌而制胜的史笔所在。由此，透过《跨过鸭绿江》的实笔和史笔，我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在这场“钢”与“气”的对阵中，装备是战斗力，后勤是战斗力，意志是战斗力，信念也是战斗力。

孟子说“我养吾浩然之气”，《跨过鸭绿江》《长津湖》《金刚川》乃至《上甘岭》《英雄儿女》写出的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我浩然之气战胜强敌的伟力。

浩然之气，亦有有用进退。处身立国创业发展，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你敢于直面什么量级的对手和问题，决定了你是

什么量级的选手和能力。

1956年电影《上甘岭》问世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尚未全部撤回国内。那时摄制的抗美援朝电影，是当代题材作品。2021年，当《长津湖》《跨过鸭绿江》上映时，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已经属于历史题材作品了。但，无论是1956年，还是2021年，都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还在接力之中。在迈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这部以战略格局、信史笔法、英雄主义情怀创作的《跨过鸭绿江》，激励着我们“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埃博拉前线》:用大爱故事彰显大国担当

闫伟



▲《埃博拉前线》用大爱故事跨越国界地实现了观众的情感共振。图为《埃博拉前线》海报

近日，在北京卫视、浙江卫视以及腾讯视频等网络视听平台热播的电视剧《埃博拉前线》引人关注，不仅开播三天后收视率就破2，而且接连收获多方好评。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2014年中国援非医疗队奔赴疫区抗击“埃博拉”病毒，最终成功遏制病毒、圆满完成使命的故事。由于题材的特殊性、拍摄的复杂性等，其创作难度可想而知，但主创团队在突破难点后令作品呈现出的一系列亮点值得称道，也为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发展带来启示。

通过题材拓新，为电视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题

从某种角度而言，找准选题，是讲好故事、拍出精品的前提条件。《埃博拉前线》在创意和题材上所展现出的时代担当和突围勇气，就已然令作品成功了一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国家反复倡导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来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该剧通过聚焦我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这一典型事件并深挖其价值内涵，以既尊重历史真实又尊重艺术规律的创作态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生动诠释，使其以真切可感的具象化方式呈现于荧屏。

在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全社会热切呼唤深描抗疫过程，昭示抗疫精神、为人们增添信心和力量的文艺作品。从这一层面来看，《埃博拉前线》的出现恰逢其时。除了剧中所展现的在病毒来临时的紧张氛围、应急措施等和当下具有某些相似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中医护人员所彰显出的大爱无疆、不怕牺牲、患难相依的精神品格，可以说，

该剧的播出在时、度、效方面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作品只有紧扣时代脉搏、呼应时代召唤，才有可能答好时代之卷、引领时代风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电视剧创作者应更加自觉、更加自信地从新时代的成就与变革中汲取思想源泉、内生创作能量，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埃博拉前线》通过纪实性的蓝本、艺术性的笔触，致力于时代画像立传明德，以鲜明的时代标识在众多作品中独树一帜，使得国内外观众对于日益走向世界中心舞台的中国形象，有了更加直观而又深刻的认知与理解。

通过故事表达，让生命至上成为引发观众共鸣的精神契合点

“文以意为主，意尤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电视剧要想传达好主题之“意”，需要寓教于事、寓教于情，让观众在追剧的兴趣和热情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作品价值观念的影响。因而，故事讲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一部剧的可看性，更关系到其精神主旨的传达度。

《埃博拉前线》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以生命至上的悲悯情怀找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用大爱故事跨越国界地实现了观众的情感共振。剧中对医护人员职业精神的张扬，把人性真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非洲人民骨子里跃动着的生命能量与病毒袭来时的无能为力，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反差张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兄弟姐妹般的深情厚意，犹如一股股暖流淌进观众的内心深处。对于作品而言，正是由于创作者真的“把自己放进去”，所以剧作因为有了生命态度而

让一些段落闪闪发光。

人物形象在故事结构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塑造出典型人物，电视剧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作品中几个主要角色被设计和演绎得各有性格魅力与性格特质，尤其是男主角郑书鹏，在精神成长中凸显出人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据该剧总导演介绍，主创团队提炼了近60年间众多中国援非医护人员的真实故事，然后凝聚在主要角色身上。因而，《埃博拉前线》看似仅着力塑造了郑书鹏、冯刚、谢云虎、罗启喆、何东等几位援非医生形象，实则是整个中国援非医生群体的生动缩影。他们身上浓厚的生命意识，成了全球观众心理需求和审美口味的“最大公约数”。

为了丰富叙事线索、增强戏剧黏性，剧作在情节编排方面加入了华奇记者何欢深入西非暗访钻石走私这条故事线，从而连带起了当地武装分子统治区的叙事场域，这不仅使整个故事的讲述更加具有了开合尺度与视觉冲击力，而且通过环境烘托的手法，让战乱时局的危险境地更加反衬出主要角色的大情大义。《埃博拉前线》中塑造的中国医疗队人物群像，接地气、有生气，令整个故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有了鲜活灵动的气质。

通过品质打磨，为主旋律创作的国际化视野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电视剧的对外传播，要诀在于“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国际表达”的命门，又在于叙事方式、表现视野、视听语言等方面，凡此种种，大约都离不开一个“真”字做前提。只有真正尊重了观众的认知能力、智商水平和审美品位，才能

让作品在传播中之行久远。

据报道，《埃博拉前线》历时三年筹备，主创人员深入西非多个国家实地采风，采访了事件当事人及各类相关人员近百人，采风行程达两万多公里，查阅参考各类资料近千万字。这种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保证了作品最基本的真实质感。

为了提升在细节方面的还原度，主创团队一方面并未刻意迎合观众的惯性想象，在服装造型上统一使用“N95口罩+护目镜”的全副武装，因为在埃博拉爆发初期，医疗队员受制于当地条件、风俗文化和对病毒的了解，只能戴着医用口罩；另一方面，为了拍好病毒研究等内容，严格按照1:1比例搭建移动P3实验室、P4生物安全实验室等，还专门请相关专家核对医学实验流程、专业物品、专业名词等。文艺创作就是这样艰苦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创造性劳动；也正是如此的精耕细作，才让作品有可能赢得跨越国界的口碑与感动。

除此之外，《埃博拉前线》对于西非独特风土人情的描摹，也成为剧作的一大视觉亮点。很多时候，作品运用静观式的镜头语言展呈着非洲特有的社会生活与自然风貌，荒漠与草原相间的地理风貌、原生态的木屋、网状隔离架，以及时而热情奔放、时而诗意温情的场景氛围，都让观众颇具代入感地接近和体验着真实的西非。不论是郑书鹏在大海边的灯塔前回忆起与“老盖”的手足情意，还是何欢给当地孩子们买新衣服、安慰当地人的情绪，都令观众在浓郁的异域风情中感知着那份动容于心的真诚与美好。整体而言，该剧即便在某些人物性格的多维深掘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瑕不掩瑜地为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